

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

傅斯年 著



ZHONGGUO GUDAI WENXUE SHI JIANGYI

文学不是一件独立的东西，而是时代中的政治、思想、艺术、生活等一切物事之印迹。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

傅斯年 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/ 傅斯年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8.4
ISBN 978-7-220-10491-6

I. ①中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古代文学史
IV. ①I209.2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69911号

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

ZHONGGUO GUDAI WENXUESHI JIANGYI

傅斯年 著
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版式设计
责任印制

吴焕姣 张 洁
梁 子
戴雨虹
王 俊
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新浪微博
微信公众号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照 排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(成都槐树街2号)
<http://www.scpph.com>
scrmchs@sina.com
@四川人民出版社
四川人民出版社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(028) 86259624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145mm × 210mm
6.875
145.5千
2018年4月第1版
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20-10491-6
38.00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目 录

CONTENTS

拟目及说明	1
叙语	9
泛论	15
思想和语言——一个文学界说	17
语言和文字——所谓文言	21
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	40
文人的职业	45
史料论略	55
论伏生所传书二十八篇之成分	69
诗部类说	89
风	92
雅	99
颂	101
最早的传疑文人——屈原、宋玉、景差	113
楚辞余音	119

贾谊	129
儒林	139
《诗》	142
《书》	144
《礼》	146
《礼记》	147
《乐》	162
《易》	162
《春秋》	163
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	167
五言诗之起源	203
一 论五言不起于枚乘	205
二 论五言诗不起于李陵	207
三 论五言不起一人	210
我们宜注意下列几件事	212

ZHONGGUO GUDAI WENXUESHI JIANGYI

·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·

拟目及说明



| 泛 论 |

- 一 思想和语言——一个文学界说
 - 二 语言和文字——所谓文言
 - 三 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
 - 四 文人的职业
 - 五 文学的环境“全”的意义
 - 六 文体之演化
 - 七 文人的天才
 - 八 工具的和艺术
 - 九 论文艺批评之无意义
 - 十 翻译
 - 十一 史料论略。
 - 十二 泛论中国古代文学
- 第一篇 殷商遗文
- 一 汉文起原之一说
 - 二 殷文书之直接材料

三 殷文书之间接材料

第二篇 著作前之文学

一 殷周列国文化不是单元之揣想

二 西周的时代

三 周诰金刻文附

四 泛论“诗”学 《周颂》附韶武说《大雅》

五 《小雅》和《鲁颂》、《商颂》

六 三百篇之文辞

七 《周易》

八 何为“东周” 东周的分期

九 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和《国风》

十 “史”断烂朝报的春秋观

十一 私家记言文的开始《论语》

十二 《国语》记事文的开始附论《文侯之命之》及《秦誓》

十三 不风不雅的诗体由老子到荀赋

十四 子家与战国的时代

十五 不著述的子家分论

十六 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著录秦前文籍表及考证存疑

十七 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问题 《竹书纪年》问题附

十八 方技书

十九 最早传疑文人 屈原、宋玉、景差

二十 著作之开端

第三篇 著作大成时代

- 一 论荀卿
- 二 秦皇与李斯“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”
- 三 论汉承秦绪
- 四 黄老刑名阴阳五行儒术之三角的相克相用
- 五 楚辞余音
- 六 上书和作赋
- 七 贾谊
- 八 汉赋体之大成
- 九 《吕览》之续《淮南子》
- 十 西汉盛时文人在社会中之地位 以东方朔、枚皋为例
- 十一 儒林
- 十二 汉武帝
- 十三 司马迁
- 十四 五言诗之起源
- 十五 汉乐府
- 十六 刘向
- 十七 扬雄
- 十八 所谓古文学
- 十九 泛论八代之衰

这一科目里所讲论的，起于殷周之际，下到西汉哀平王莽时。别有补讲若干篇，略述八代时新的方面，和唐代古今文学之转移关键。

这样断代的办法，或者需要一个很长的解说，才可不使人觉得太别致，但将来全部的讲义写完，才是把这样断代的意思写完，现在只能说几句简直的话。我们总不便把政治的时代作为文学的时代，唐朝初年的文学只是隋朝，宋朝初年的文学只是唐季，西汉扬子云的古典主义和东汉近，反和西汉初世中世甚远；东汉的文章又和魏晋近，和西汉远。诸如这样，故我们不能以政治的时代为文学的时代。若不然者，不文的汉高祖，成了我们分别时代的界限，岂不支离？即便把秦始皇之年作为断代所据，我们也还免不了感觉秦之李斯实是战国人，战国之荀卿却是在思想上为秦之开端者，即汉代初年吴、梁诸王客依然是战国风气。文学时代之转移每不在改朝易代之时，所以我们必求分别文学时代于文学之内，不能出于其外，而转到了政治之中。以这层意思为标准，则我们断代的宗旨如下所说。第一，以自殷商至西汉末为古代文学之正身，以八代为古代文学之殿军者，正因周汉八代是一线，虽新文学历代多有萌芽，而成正统大风气之新文学，至唐代方才见到滋长。例如从韵文一边说，七言诗，新乐府，绝句，词，曲，杂剧，传奇；从散文一边说，文言小说，俚言小说，以开宋之平话，明清之长篇小说者，又若纯在民间的文学，如流行的各种唱本弹词（这些里面尝有绝好的文章，惜未整理过，我们现在看去，觉得披沙拣金之苦）。乃至尚未著文的传说歌曲。或者我们将来得见的材料多了之后，也可以在八代中为这些东西找到一个远端绪。不过这些东西，除七言及新乐府以外，到底在八代后才能大体滋衍，至少我们现在所得见到之材料如此。使近代文学成就得以异于古代者，是这些东西，不是八家

的古文及其继续者，摹拟八代的五言诗、西昆、西江、三杰、前后七子等等。因为学古文摹古诗至多做到了古人之后劲；若新的端绪，新的生面，必用新体，必有异于古的感觉及理想，方才可以别开世代。我们既以这些色彩标别近世，则古代断代应在唐世。时间是自然的，断代是不自然的，所以不同世代的换移，尝经好几百年，才见得完全成就了。若果有人问我们断自何年，我们只好说无年可断。分别时期之时，还应标明时期不能分别之意。

至于以古代文学之盛，断自哀平王莽，而以其下之八代为“乱”者，乃因周秦西汉是古代文学的创作期，八代之正统文学则不然（此处所谓八代指东汉至隋，西汉不在内。苏子瞻称昌黎“文起八代之衰”者，正如此意也）。扬子云而前，中国只有文学，没有古文，虽述作并论，究未若东汉魏晋六朝之正统文学中典型观念之重。八代的东西若不是有自民间而上达的五言诗及乐府，和佛教的影响，恐怕竟没有什么可以说是这时候自己创造的东西；而骈文律诗，都是典型文学中（俗译古典文学）之极端趋势，翻新花样而已（骈文律诗之为典型文学，待后论）。骈文家之李申耆固认八代为周汉之流裔，而古文家自韩退之而后，都抹杀八代，八代之所以为八代，与其所以不为周汉者，正以他实自周秦盛汉出来，而不能平空另起一线（五言诗等除外，但五言到晋宋以后，典型既成，与文同趋矣）。试看自扬子云开始，求整，用古，成为文学之当然风气。文章愈趋愈骈，直到庾子山晚年的赋，唐四杰的文辞，差不多是一个直线。若长篇著作，也是愈后愈觉形式先于骨肉，在文风上都是向“文笔”之分一个作用上进化。我们可以说这是进步，假

如我们欢喜这个；也可说是每况愈下，假如我们不欢喜。转看周秦西汉，头绪繁多，作体自由，并不见有限制自己的典型。以这个理由，八代但可为周汉之殿。

至于周秦西汉之中，又分“著作前”、“著作大成”两时期者，乃因春秋及战国前半之文书，官籍而外，记言而已，方技而已。虽国语在这个时期内成就，但这书究竟还是记言之引申，敷衍文词者多，记录成事者少，当不同于楚汉春秋之多历史性质。若诸子之文，前期但记言，至荀卿、吕不韦、韩非等方才据题著文，抽象成论（《史记》明谓荀吕等始作）。且著作前期有文学而无文人，“奚斯颂鲁”之说，既不尽可靠；《小雅》中又只有一篇标作者。楚词宋赋既不消说是和汉赋为一气，而远于战国前半的文学，且又是指名作者之文学；著作出来，文人出来，自然必是开新世纪的事。

不过我们究竟不要把分期一件事看得太固执了，譬如八代为周秦西汉文学之殿，本不能包括五言诗而论，即盛于唐代的七言诗也是造胎于八代的。由一个观念可以这样分，另由一个观念可以另一样分，这里分时期本不是作科学的计量，只是愿将一切看来好像散漫的事实，藉一种分时期法，略使我们看得一种比较扼要的“视线形”（Perspective）而已。

十六年十月拟目，十七年十月改订

ZHONGGUO GUDAI WENXUESHI JIANGYI

·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·

叙语



诸君研习文学，第一要避免的，是太着重了后来人的述说，批评，整理的著作，以及叙录的通书，而不着重原书。诸君假如仅仅细心的读完了一部书，如《诗经》，或《左传》，或《史记》，或一大家的诗，都比读完一切近年来文学史的著作好；又如把楚词的章句故训详细校读一遍，自己会有一种见解，便也用不着别人的教科书。所以文学史之用，断不是以此代替读专书，恰恰反面，乃是刺激人们去分读专书的。不过，我们虽知道专书的研究是根本工夫，而但能分读专书不知联络的人，也常常免不了“鄙陋”，把这个名词翻成近代话，“乡下人气”。所见不广，不知道文学因时因地的变迁和联络，就要“坐井观天”了。讲文学史一科之意就是这样。

我们写文学史时，最简单的办法，是把诸史《文苑传》及其他文人传集起来，加上些别的材料，整理成一部郑夹漈所谓通志中之一志，这样子的一个“点鬼簿”，不是不可以做的，也可以做得很精细的。或者把各时代的文学评论集起，依时排列，也可成一部很好的记载。不过，我们觉得文学之任务当不止于这样编辑的工夫，我们现在的要求是以讲说引人作学问，不是修书。一时想到，作文学史应该注意下列三项工作。

第一，因为文学史是史，他和史之别的部分之分别，乃因材料不同类而分开题目去作工：要求只是一般史学的要求，方法只是一般史料的方法。考定一书的时代，一书的作者，一个事件之实在，一种议论的根据，虽是文学史中的问题，也正是通史中的事业。若是我们把时代弄错，作者弄错，一件事之原委弄错，无限的误谬观念可以凭借发生，便把文学史最根本的职务遗弃了。近代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，开创于赵宋(说详后)，近三百年来成绩很大，最近二十年中，尤有若干新观点，供我们这一项的考定知识之开拓。这一类的工夫是最根本的工夫，即是我们谈文学史的第一个要求，若这一条任务举不起来，其他的工作没有附丽的所在。

第二，我们看，若干文体的生命仿佛像是有机体。所谓有机体的生命，乃是由生而少，而壮，而老，而死。以四言诗论，为什么只限于春秋之末，汉朝以来的四言诗做不好，只有一个陶潜以天才做成一个绝无对偶的例外？为什么五言起于东汉的民间，曹氏父子三人才把他促成文学上的大体制，独霸了六朝的诗体，唐朝以后竟退居后列，只能翻个小花样呢？为什么七言造胎于八代，只是不显，到了李杜才成大章法，宋朝以后，大的流变，又穷了呢？为什么词成于唐，五季北宋那样天真，南宋初年那样开展，吴梦窗以后只剩了雕虫小技呢？为什么元曲俗而真，粗而有力，盛明以来的剧，精工上远比前人高，而竟“文饰化”的过了度，成了尾大不掉的大传奇，满洲朝康熙以后又大衰，以至于死呢？为什么屈宋词赋变到成了汉朝的大篇章之赋遂没有了精神呢？就是这些大文体，也都不像有千年以上的真寿命，都是开头来自田间，文人借用了，遂